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雖有仁辯，廉勇吾且不與之。日勿況不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先也。雖不該不偏，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哉。

范曰：類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筆或不達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已於一日之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乘舟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持嚶嚶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仲尼

聖子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精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過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徒役視廢也。

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疑

盧曰：衆疑有隙，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異。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特異焉。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為辯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傷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聞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為像人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過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衍衍然求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感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舉也

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

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自若不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若門

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

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剝而無物耳之間

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以且

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為妄行而偽故曰往將矣為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

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人者借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

與接則熱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答然似喪也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有與言則又採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曰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為言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衍衍然以道自樂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借來之

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之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道無所道知無所知道無所道者未能離道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知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處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虛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辨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歎而不及者言借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辨而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辨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散九寡歎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竄然空然視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

形貌无不充无入之情故无聞无见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術術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

者至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為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為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謂未之

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未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道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

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

眇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
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
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
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
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充窮後明順
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
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
言知之為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
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
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眇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頰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
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
也形无空虚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
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
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
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
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
之者鮮矣

盧曰說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察其見吾
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
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
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
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突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流温蒸同乎炎
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
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
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
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智以齊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

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

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賦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謂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通常通而无所礙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賦則有破性豈

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賦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

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愛則

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為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耳又烏能逍遙无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內觀者則由勝之內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

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為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壺丘于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執掌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

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賦則內賦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

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驚驚人不知亦驚驚者無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

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為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夫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如豕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志放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凡此衆庶爵賞

不能勸刑罰不能威感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狎也

此矣疾哉異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

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也夫執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

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

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

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亡竅俱通者靈復以聖智之道為病耶此病非文

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為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

視人如豕則志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

地也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制於人感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

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

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

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

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為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眾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為可樂死為可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為可欲貧為可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承忘貴賤也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弗能禁威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能移也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為疾而冀其發藥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為心者欲其趨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以治人為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剗心之妙矣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闡得自然而全者也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聞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

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

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為濟物之道

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

為道衆所安者衆為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已顏子之夫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夫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爲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爲不足哀故歎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爲不敢樂

故歎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爲是哉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撫尸而哭殆非嗷嗷然隨而哭之也與夫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盧曰秦呼蚊為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辨滯澀

爽者差也滯澀水異味既合則難辨別也

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堅痺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

不可淪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

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

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

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

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

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辨鼻失所聞則

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關昧衰
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視秋

濠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

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

矣戾王輪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

學矜是非之名以為富記糟粕之跡以為

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

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

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為明曾不知五色令

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為聰曾不知五

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辨滯澀者

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

於困悞中顛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

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

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

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

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

一无所役鼻口之納審一未嘗縱體合於

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况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